

漢

書

三十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上 班固 漢書九十七上

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

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

以塗山 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 而桀之放也用末喜 師古曰末喜桀之妃

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 殷之興

也以有娥及有嬖 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焉為殷始祖有嬖氏女湯妃也娥音嵩嬖音詵

而紂之滅也嬖姐已 師古曰姐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興於姦究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

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姐已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者由此女也 周之興也

以姜嫄及大任大姒 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姒人迹而生后稷為周始祖大任文王母大姒

武王母也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大戎舉偽烽而諸侯莫救也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師古曰基亦始

書美救厘降

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

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子嬀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

春秋譏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見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

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

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

夫樂調

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讀自

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

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

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

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

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

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

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

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

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

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

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

取象二儀

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之號焉

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至武帝制婕妤

嬃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也妤美稱也嬃娥皆美貌也俗俗猶言弄弄

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婕音接仔音子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嬃音五經反俗音容

而元帝加昭儀

之號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凡十四等云

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

昭儀位視承

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姬娥視中二千石比

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二百六十石言三千者舉成數耳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千

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

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良人視八百石比

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

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

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

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上家人子中家

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
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

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
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服虔曰陵
上司馬門

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師古曰單音
善父音甫

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

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公爲臨

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

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

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

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

曰幾音鉅依反
數音目所角反

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

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溥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師古曰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

師古曰反還也三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

長安使人復召趙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

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

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鵠飲之遲

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龍耳也瘖不能言也使

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

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

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

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

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

師古曰
位謂侯

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

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

師古曰解
猶解說其

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

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

師古曰
脫免也

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

師古曰
說音悅

呂氏

權由此起廼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

師古曰共
讀曰恭

及燕王建

子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

師古曰台
音土來反

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卬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

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

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

師古曰名爲皇后子

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

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

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

也並音于僞反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

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

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

欲連根固本牢甚

師古曰牢堅也

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

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

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

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

北之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

師古曰山陰會稽之

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

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

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

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

漢使

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

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脅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朋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

曰如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

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

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

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

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

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

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

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跡受之薄氏侯者一人

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

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

前漢傳六十一
曰以吕后是正嫡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

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請其主遣官

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官者吏謂官者為吏而主發遣官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官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

姬涕泣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

獨幸竇姬生女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

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

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

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

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

明年封

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

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

是為梁孝王竇

皇后親蚤卒葬觀津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

於是薄太后

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

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

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

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

師古曰厭音一甲反

少君獨

脫不死

師古曰脫免也

自卜數曰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

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

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憶

師古曰憶謂憶樹

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

故果是復問其所識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曰姊去我西時與

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

師古曰乞沐具而爲之沐沐訖又飯

食之也飯音扶晚反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

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

此兩人所出微不

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於是

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

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

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

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

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

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

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

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

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今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

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

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師古曰翼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

與決乃內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
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
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
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
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
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
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譖栗姬短景帝
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
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

也長公主曰與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

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

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日促趣大行

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

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遂案

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

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

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為王

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

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盧

皇后立九年景帝

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

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王仲為共侯

師古曰共讀曰恭

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

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

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

武帝始立韓嫣白之

師古曰嫣音偃

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

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

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

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

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上愈怒后

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

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

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

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

不可以承

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

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

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

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

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

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

霸上孟康曰被除也於霸水上自被除今三月上巳被禊也師古曰被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

所侍美人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

子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

侍五尚之衣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即今車之施轅者

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

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

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

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
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
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
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
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及皇后姊子
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
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
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色衰趙之
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
弋夫人更幸

師古曰更玄
也音工衛反

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

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

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

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

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師古曰瘞

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

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

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

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

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不吝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上嘆息曰善

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

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

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

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追上尊號曰孝武

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

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

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妾不敢以燕嬖見帝師古曰嬖與情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

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

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

歛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歛音虛歛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

起師古曰說讀曰悅夫人姊妹讓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

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

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

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

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手孿顧念我者乃以

平生容貌也

師古曰寧音力全反又讀曰戀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

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

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

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

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

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

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

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

之狀定是夫人以否

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

師古曰嫋嫋行貌音先安反

今

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

其辭曰

美連娟以修嫵兮

師古曰嫵美也連娟嬌弱也嫵音五娟音一全反

命櫟絕而不

長

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

飾新宮以延貯兮

師古曰

日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

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

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

也師古曰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鬱也修長也陽明也

秋氣慙以淒淚兮

桂枝落

而銷亡
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芳香亦喻夫人也慙音千感反淚音辰

神煢煢以遙思

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墮久兮惜蕃華之未

史

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墮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發元反

念窮極之不

還兮惟幼眇之相羊

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翱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

函茝

扶以俟風兮芳雜龍衣以彌章

李奇曰扶音敷孟康曰扶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

菱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龍重積也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虞愈壯

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

燕淫衍而撫楹兮連

流視而娥揚

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

紅顏而弗明

晉灼曰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

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

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按狎之權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即反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

師古曰躊躇躊躇往

足也躊音躊躊合韻音丈預反

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超兮西征胥兮不見

師古曰胥然疾意也以日為喻故言西征

寢淫敞荒寂

兮無音

師古曰克古悅字

恩若流波怛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絕也怛悼也

音丁

亂曰

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孟康曰佳俠猶佳麗

嫉妬闐茸將安程兮

師古曰言嫉妬闐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闐茸衆賤之稱也闐音瞋闐音瞋

勇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

弟子增欷淒淒

悵兮

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淒淒淒淒也晉灼曰淒淒音沫沫面之沫言涕淚淒淒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悵悵

悵也淒淒音烏淒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末也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

師古曰朝鮮之間謂

小兒泣不止名

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嚮讀曰響響夏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涕

泣從自己耳夫人

嫫妍大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歔歔不見帝哀其子小

不知之是虛其應

慙慙不言倚所恃兮

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夏憂愁面省瘦曰嫫真嫫真猶嫫妍也師古曰嫫音在消反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慙慙哀愴之意也劉音劉慙音栗

如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爲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

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此心爲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

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嗚呼哀哉想魂

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女亂後宮廣利降匈

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安

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拳夫人進爲

捷仔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太始三

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

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堯

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

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

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

上常言類

我又感其生與衆異其甚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

釋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父之

師古曰與鉤讀曰豫

弋捷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

師古曰譴責也音口羨反因

葬雲陽

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爲女陵

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

皇太子拜奉章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鈎弋僖子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雨下蓋輒御

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

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

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

在馬

師古曰誠實也

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

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

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

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

婚相親光每休休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

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

師古

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

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

其名也

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

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

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為尚幼不聽安素與

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

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

師古曰以時得入

以臣父子在朝而

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

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

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

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

師古曰甫始也

安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石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

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

諸良人侍御皆亂

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

子病死仰而罵天

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

師古曰守求請之

又桀欲妄

官祿外人

師古曰不由林德故云妄

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

充國爲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旦盡蓋

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廼得減死論於是桀

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

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今上書告之

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甚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

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長黑觀過斯知仁矣

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

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

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

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

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

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

謀師古曰與讀曰預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

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

去夏侯勝冢二十步

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

殛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綺多其

帶

服虔曰窮綺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綺古袴字也窮綺即今之緹襠袴也今音力征反緹音下昆反

後

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

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

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

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

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

有母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

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

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

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

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

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

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立爲平
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大始中得幸於
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
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
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
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
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
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關時乘黃

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

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

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

嫗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年十四

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廼始婦

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

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子

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爲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絹也音兼

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

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

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之往也

延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

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子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

數日翁須歸乘長兒畢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

曰呼音火故反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

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翁

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

可安也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

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廉反媼與

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

邯鄲媼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

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

者師遂辭

師古曰辭對辭

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

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

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

十五人辭皆驗

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

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

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

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

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

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廼始以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

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

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

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

師古曰本號廣明故煥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曰奉明

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

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輦以被其馬發

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魘蠱室

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官者

聽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

師古曰部分搜索罪

人也索音
山客反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

枚滿一篋緘封

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
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廣漢索

不得它吏往得之

師古曰須得此繩索
者用爲桀之反具

廣漢坐論爲鬼

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

曾孫與廣漢同寺居

師古曰寺者
掖庭之官舍

時掖庭令張賀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

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

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

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

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

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

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也言當大

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召音夫飲

酒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

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

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遂與

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

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

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熒晉灼曰儀向也亦

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倖

仔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

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

無從

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

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

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

師古曰過辭夫入乃行入官也

為我求安

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

師古曰辟音闕謂屏去之

字

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

如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

我亦

欲報少夫可乎

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

可者

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

願以累少夫

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

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

乳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

今皇后當免

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反

成君即得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

先嘗安可

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

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

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齏入長定宮皇后

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

晉灼曰大丸

今澤蘭丸之屬

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

師古曰岑岑痺悶之

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

師古曰滿音滿又音悶

衍出過見顯

相勞問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亦未敢重謝衍

師古曰恐人知覺之

後人有上

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

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

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

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

南是為杜陵南園

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後五年立皇太

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

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

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

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

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
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

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師古曰謂縫作嫁時

衣被也爲音子僞反

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

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

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

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

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師古

曰顯與
專同

立三歲而光薨後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
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
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
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
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
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
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
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

師古曰在
上林中

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

亭東

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

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

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

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

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

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

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

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是時

館陶王母華婕妤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

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

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

子蚤失母

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

幾爲霍氏所害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於是

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
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
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
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
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
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
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
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
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

師古曰
雖同坐

北而別為墳王后陵也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勲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

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

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贄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

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上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班固 漢書九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

陽平頃侯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日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

帝悼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

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

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元帝喜謂

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

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
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
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
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
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
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

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

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

父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

宜以吏職自索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

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

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

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

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

廷用度

師古曰椒房
殿皇后所居

皇后廼上跡曰妾誇布服糲食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奎糲音刺

加以幼稚愚惑不明

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

寵居非命所當託誇穢不脩曠職尸官

師古曰誇與
汚同曠空也

尸主也妾
主其官

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

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

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

家謂后之家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

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

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考目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

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

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

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

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

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制之言言妾

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

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

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

目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二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

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求求吏不肯備

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忤恨

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奄人為皇后吏也忤堅也忤之敵反幸妾尚貴時猶以不

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同況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

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

府小取將安所仰乎

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

舊故中

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

補已而賀易其中

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右多

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

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

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師古曰甫始也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

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

其萌芽所以約

制妾者恐失人理

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

今但損車駕

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私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

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

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

其餘誠太

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

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為比例而正依竟寧

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

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

皆同也

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廼使又故杜陵

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

蘇林曰宣帝美人也

妾甚少

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

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

事率眾多不

可勝以文陳

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盡

俟自見索言之

師古

曰俟待也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見音胡電反索音先各反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

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

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

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

踰貴之變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

衆莫若日蝕大白漢與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

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諸侯拘迫漢制

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

難將相大臣裏誠秉忠唯義是從

師古曰裏古懷字

又惡有

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

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

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國也

殊

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裏挾邪

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

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

師古曰微無也猶言非也塞當也

日者

建始元年正月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白氣出於營室室營室者

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

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發今正於王極

之月興發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

師古

曰視讀日示

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

師古曰著明也

至其九月

流星如爪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

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

師古曰尤過也

其後則有北宮

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

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夫河者水陰

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陰盛

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

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並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

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

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

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

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

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

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曰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

己猶戊

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己戌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

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

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婁深

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婁字

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以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急忘也

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音大中反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

惟斲五刑以成三德

師古曰解並

即飭椒房及掖庭

耳

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

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吏拘於法

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

遂過於直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

德美為華寵也各根不除災變相襲

師古曰襲重累也

祖宗

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

審皇后欲從其奢

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

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

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放音甫徒反

君子之道樂因

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仍因也賁事也言因舊事則可

何乃復更改作乎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閭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

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

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

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典刑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

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曰稱副也

減省群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

其孝東宮母闕朝

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朝望朝謁之禮也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

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以息眾謹

師古曰謹謹眾議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皇后深惟母忽

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頻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

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

久之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

道祝譴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譴古誚字

事發

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發趙昭

臺宮

師古曰在上林苑中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

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發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

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

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

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發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

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

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嬪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

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誰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

左皇后廢后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

書有諄謾師古曰諄惑亂也謾媒奸也詩音布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

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

大幸

如淳曰蟻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蟻與蟻同古字通用

為婕妤居增成舍

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增成第

再就館

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

有男數月失之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

嬖女

師古曰嬖廢也音必計反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上

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

妤

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

失之矣

每進見上跡依則古禮

師古曰則法也

自鴻嘉後上稍隆

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伳

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喻越禮制寢

盛於前師古曰喻與踰同寢漸也班倢伳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

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伳挾媚道

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伳倢

伳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司馬牛之言也脩

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

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

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

伳恐父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上反養音向反

許焉健仔退處東宮作賊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

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

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

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

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紆

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紆息言懼而喘息也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

思也紆古累字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

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褒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

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成之聞妻嬈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

母周師古曰皇娥自王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雖思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大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

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

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

館兮仍絀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等詩音差也師古曰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豈妾人

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

晡莫而昧幽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日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

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反奉

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疎謂等列也共音

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師古曰共音居客反

洒音灑又所寄反婦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

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闥局

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闕也音工炎反

華殿塵兮玉階

落中庭萋兮綠草生

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萋音妻

廣室陰

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師古曰櫳跡檻也音來東反泠音零

感惟裳

兮發紅羅紛綵繒兮紉素聲

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綵繒衣聲也紉音

千賄反繒音蔡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

師古曰覲字與靜同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

君履綦之跡也其綦音其

仰視兮雲屋雙闕兮橫流

師古曰雲屋言其黼黻狀若雲

也黼音徒感反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

劉德曰酒行疾如羽

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

惟人生兮一

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

勉虞精兮極樂與福云兮無期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師古曰綠衣詩鄒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

黜申后也

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

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

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

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

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

何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成帝嘗

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宮

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

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

立婕妤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

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

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梢漆梢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切皆

銅沓黃金塗

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

白玉階

師古

曰階所由升殿陛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

服虔曰缸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缸若車缸之形

也其缸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缸音工侏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

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

末年定陶王來

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音

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

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謂廷拜之文

昏夜平善鄉晨傳絳轡

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絳古袴字也轡音武伐反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

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

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眾謹譁怪之

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

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
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
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
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
業者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
也皆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
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
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
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
曰宮
人自相與爲夫婦名
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

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

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

有婢

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

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箒勝耳綈音大奚反

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

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

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

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

丞

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

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

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

武即

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

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

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

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

曰惶也服虔曰惶直視貌也師古曰惶音丑庚反字本作瞳甘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

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

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

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

有裏藥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涂紙素今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節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

閱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三言灼曰告偉能勞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

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

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柰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

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

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

自繆也師古曰繆紋也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

置師古曰然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

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

歲御幸元延二年喪子

師古曰喪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

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

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

中宮來

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

中許氏音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音當復立為皇后邪

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對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慰怨怒也擣築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曰枉從牀上自投地啼泣

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

怒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

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汝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有子音負約

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

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

嚴曰美人當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

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封及綠囊報

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

使客子解篋絨未已師古曰絨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乘

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嗔客子偏乘

使絨封篋及綠綿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

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

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

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嬖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

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

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

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

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永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

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

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

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

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

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久飲藥傷

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

不足計事

師古曰老耆讀曰嗜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

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

師古

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

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

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子之

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子謂許子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趙昭儀

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安平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

所犯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

位迫近帷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

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

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

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

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爲適嗣委身

吳粵權變所設不計當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

有天下

師古曰卒終也

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

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

師古曰者讀曰

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

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

世無周公抱

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

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

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

乃欲

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賈之計

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

又不知推演

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

廼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也覆音步目反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

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

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

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

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臣採銷滅既往之過

師古

曰採古救字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

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昂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

師古曰訐音居謁反

此百

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

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其非先帝託後之

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

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

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

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

爲嗣之恩也

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大

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

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諄天犯

祖

師古曰諄遠也祖先帝也

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

皇后

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

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

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

師古曰請謁也闊猶闕也

失婦道無

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弋向反其下並同

宗

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

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

割也

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

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

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

師古

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白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

師古曰鏤

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
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
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爲婕妤其
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

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
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一男一

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
愛於上元帝旣重傳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
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

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健仔
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
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
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躬
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
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
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
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

師古曰更
音工衡反

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

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

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

命廢王父命

師古曰王父謂祖也

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

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
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
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
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
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
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
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
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

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安 養太子獨不

得成帝崩哀帝即住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

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

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
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
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毋以
子貴尊傳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
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
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

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太后稱永信宮
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
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
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
父同產弟四人日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
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
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
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

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傳
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
中諸曹十餘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
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
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
孝元傳皇后云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
軍之立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
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
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

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
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
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大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
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
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
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
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
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
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

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

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

莽以大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

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

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

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

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

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

因故棺爲致樽作冢

師古曰致謂累也

祠以太牢謁者護既

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樽戶火出災

四五丈

師古曰炎音弋瞻反

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樽中

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

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樽此天見

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

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

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

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

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
閒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時有
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謂壙中也丁傳既敗孔
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
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
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
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
封傳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
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

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
妃立爲皇后傳氏旣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
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
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
至廼配食於左坐

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卧反

諱逆無

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
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
後宮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
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婕妤時父奉世爲右

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
朝廷議者以爲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
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
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
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
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婕妤男立
爲信都王尊婕妤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
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

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

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

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

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

厭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青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矣

太后自

養視數禱祠解

師古曰解音解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

將鑿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

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

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

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立案驗盡

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

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冀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

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

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十萬

耳

師古曰刺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

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

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

謂左右此廼中語前世事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

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微驗也

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

誅之上不忍致法發爲庶人徙雲陽宮旣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

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
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
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顓國權懲
丁傳行事師古曰懲創文也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
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
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
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
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字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

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

惡幾得至京師

師古曰幾讀曰異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

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僭位號

師古曰諄違也

徙定陶王於

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

聖人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

也侮古倚字

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

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

師古曰遂猶延

也重音直用反

音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

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
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
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
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
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
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
屬衛寶女爲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
后位而徙也唯
衛后在師古曰中山
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

葬孝王彥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

師古曰官爲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

太師

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

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

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襃績之若今之撰爲也

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

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

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

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官

豐歆授皇后璽綬

師古曰綬所以繫璽

音弗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

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

入

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

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

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

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

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

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

平帝崩葬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

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慙有

節操師古曰婉順也慙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

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主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

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往問

疾師古曰祿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日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太怒笞鞭其傍侍御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

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

道靡不同之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夫

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曰繇異出同

窮富貴而不

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

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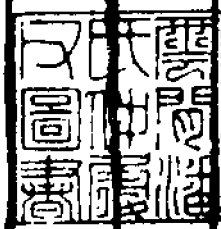
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

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

者放流烏喙鹽茲行事變亦備矣

謹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班固 漢書九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迷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訥以嬀

為姓師古曰嬀水名水曲曰訥言因水為姓訥音而鏡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

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

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

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

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

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

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

吏畏懦逗遛當坐者

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佳又音豆

翁孺皆縱不誅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

師古

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

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

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

委所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

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廼

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

公曰

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

雄土火相乘

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

故有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

張晏曰陰數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

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

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

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

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

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

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

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

妻魏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通讀曰嫡

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

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

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

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

爲然廼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

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

病且死謂大子曰妾死非天命廼諸娣妾良人更

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大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

娣死大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

莫得進見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

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廼

見政君等五人微令夢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

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

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

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子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為是皇后

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宫師古曰濁姓也

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兩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

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

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曰鰲字大孫常置左

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大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

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

御坐

常有恩欲廢太子而立其王時鳳在位與皇后

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

語

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

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

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

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

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

天子以問諫大

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

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

曰見

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

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

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

有弗星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弗與字同

咎在臣鳳當伏顯

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

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

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

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

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

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

餘畢侯矣太后

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

后令禁還李親

師古曰召還王氏

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

而封之

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上曰封田氏非正

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

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

讓。無所頗。師古曰：頗，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

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廼止。

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

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

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

大子也言無
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

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
無常不可諱

一朝有它且不復

相見

師古曰它
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

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

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

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
詭違也

故天見戒

師古曰
見顯示

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
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相

對涕泣而使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

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
立其議也

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

定陶王

師古曰近音巨靳反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

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

咎於定陶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

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

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

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

曰遠音于萬反

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

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

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

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

於禮

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

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辭之則不見者可

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

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

稷計

師古曰微無也

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

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大守馮野王

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

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闕

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

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䟽乞骸骨謝

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

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

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

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

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

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

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

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

師古曰誠實也

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

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

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

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

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

師古曰論者不云跡

斤外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

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

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

師古曰婁字古屢字將

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

書不云乎公母困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今我困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

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

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

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

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

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

又以侍中大僕音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

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

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

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音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

反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

音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閒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

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

也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效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

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

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

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

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敕

師古曰敕整也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復

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懼也音據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

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

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

夫音音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

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

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

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

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

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

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

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

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輯權人為越歌也輯謂擢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撓音曉越歌為越之歌

上

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

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

曰黃圖云

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

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

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

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鑊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

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紅陽侯立父子臧

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

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

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

而欲自黥劓相戮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

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令勅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

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梟請罪師古曰自

坐梟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父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

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

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麻反

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

位多稱莽者父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

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

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

譚不輔政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

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

今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
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
敬侯子舜嗣侯爲大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
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
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
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
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
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
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

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
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
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
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
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
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
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遂
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

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
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
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大僕安陽侯舜往
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
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后詔休就第朕
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
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
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
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
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也
獻其款誠

根行貪

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大治室第第中起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

師古

曰共音居用反張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

朝政

師古曰筦與管同

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

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

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爲舅

先帝棄天下根

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日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

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
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以根
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
哀帝爲嗣也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

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傳
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
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
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
宜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敕令親屬引

領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

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

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

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

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

子大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當年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

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
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
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
恭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
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又奏

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
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
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
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
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

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廼令太后四時

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

存見孤寡貞婦春幸

繭館

師古曰漢宮閣跡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

霸水而枚除

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

夏遊御宿鄠杜之間

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

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

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

在上林中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長平坂也

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

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

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我始入大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

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莽因曰大子宮幸近

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大后幸大子宮甚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

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

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

卜相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諷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

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

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后聞之曰人

心不相遠也

師古曰言所見者同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

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
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
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
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
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
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
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託之不復顧
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

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

師古曰變更若亦汝

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

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

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

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

后臣等已無可言者

師古曰言不可諫止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

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

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廼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

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

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

辭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

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

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

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

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

文母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

帝之代世傳行詔壽爲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

璽紱

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

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

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

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

簋食堂

孟康曰簋音撰晉灼曰簋具也

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

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置酒長

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慟泣曰

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師古曰與音曰預言此何罪於

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

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

然愈不說

師古曰說音曰悅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

孟康曰侍中所著貂

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

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

貂至漢家正臘曰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

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
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
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
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
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
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師古曰泓
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
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
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
反數音所角反

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

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鄉食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

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

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General Information]

□□=□□□□□□□ □□ 3

□□=□□□□□□□

□□=152

SS□=12459939

□□□□=1930

□□□=□□□□□